

烟云山间问道 画笔水墨传情

□赵英力

吕伟杰是浙江永康人,我是河北保定人,我们能相识,中间有一个缘 北京。

2001年9月的秋天,我们在北京方庄地下室旅馆相遇,我年长他一岁,称其为弟。我们都是为参加文化部第八届中国重彩(岩彩)画高级研究班而来的。这个研究班由文化部文化艺术司主办,目的是为了推广普及中国岩彩画及培养艺术人才。

当时,他刚结束了在中国美术学院的深造学习,转而北上又踏上了求学探索之旅。

伟杰的工笔雄鹰作品在当地已经很有名气,可谓风生水起。

我们在北京一起生活学习了三四个月,之后便各自回府打点生活,一别近二十年没再相见。

刚回来的几年,我们都参加了中国岩彩画展,我获得第二届中国岩彩画展铜奖,伟杰获得第三届中国岩彩画展铜奖。

最近,伟杰传来他创作的大量山水作品,没想到他近几年一直在探索研究山水画并取得了很大成绩。

有人认为山水画好画,因为山没有固定的形态,可以随意画。

表面上看是这样,其实没有这么简单。当你深入去做一件事的时候,你才能明白其中的艰辛与奥妙。

观伟杰的山水画,烟云游走气韵贯通。其多用短直线描绘山体以示坚固挺拔,复以小斧劈皴染以增其厚重苍茫。作者落笔大胆泼辣,不拖泥带水。用笔浓淡有别,虚实相间。作品中,有苍松翠柏飞瀑湍溪,也有野果摇曳草盛莺飞,更有僧者道人指问玄机,仙翁童子安居草堂。

在一幅山水画中,烟云的布控非常重要,如围棋布白需小心谨慎。多则使作品凌乱破碎不整,少则使作品沉闷板结缺少生机。在这方面看来伟杰深谙此道,每幅作品的造境气氛都处理得非常好。

我们都知道艺术来源于生活,所以到大自然中去

写生是必不可少的。

伟杰同样游走在大山云雾间、荒崖溪水旁,向自然吸取营养来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。

石涛说 搜尽奇峰打草稿。

我认为这是第一步,而要将草稿转化为完整的作品,还需要第二步。

石涛在《苦瓜和尚画语录·山川》中说:“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,山川脱胎于予也,予脱胎于山川也。搜尽奇峰打草稿。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。”

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——就是第二步。

在搜尽奇峰的基础上,把自然的山川景物感悟融化再加工,最后生成自己的见解与思想,才能到达神遇而迹化的艺术境界。

神遇是机缘和顿悟 迹化是成熟与升华。

敬畏自然,感恩自然。

面对大自然的山崇水秀,我们都应该怀有一颗朝圣的心态。

山美因其不动摇 水美因其不停留。

愿我们都拥有山水的品质。

伟杰艺术表现范围涉猎较广,从最初的老鹰系列到大象系列,到现在的山水系列,每一步转换都有他独特的艺术视角。

从这一系列山水画作品中可以看出,除了各色人物的刻画,还配以老虎、猴子、马、驴以及白鹤等动物以烘托画面主题。可以说,伟杰是一位综合表现力很强的画家。

同时,伟杰也积极参加公益事业,为当地的艺术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随着艺术市场的完善与发展,伟杰也有作品出售,从价格上也反映出他具有的实力。

愿我远方的同学在水一方修身养性,在艺术道路上不断升华,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。

山水千看如初,我心留恋不归。

山好水好春光好,我们都好。

吕伟杰

浙江永康人,曾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,后参加文化部中国重彩(岩彩)画高级研究班深造。

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,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。

出版作品集:《中国画百家——吕伟杰》《中国当代著名画家个案研究:吕伟杰·鹰击长空》《吕伟杰工笔花鸟》、《中国艺术名人堂精品·心象造化》《寻花问道》等。



永康追梦行

□聆芯

我喜欢木心的《从前慢》,喜欢“大家诚诚恳恳,说一句是一句”,喜欢诗歌里传递出的质朴和真诚,喜欢人与人之间,素未谋面,却缘分渐深的情谊。影评写作是我实现文学梦想的一部分,成为永康影视评论员已满两年了,可我从未去过永康,没有见过胡潍伟主席,也没有见过影视评论队伍的老教师们。幸运的是,科技的发达,把“见字如面”纸质媒介转换成了网络微信,而每一篇影评,通过切磋学习,也增进了彼此间的友谊。两年间,永康市政协副主席、影视办主任胡潍伟曾无数次向我抛出橄榄枝,希望我能从形式上真正融入影评员的队伍。我也很想去永康,但每次都因工作冲突而未能成行。

永康和文学一样,成了我心中的一个梦——冉冉升起,却带着氤氲,清晰而又模糊。也许世间的事,都讲究机缘。《孟子》曰“天时不如地利,地利不如人和”。我倒认为,天时、地利、人和,缺一不可。和永康的初次结缘,是在浙大法学院培训的时候,与时任永康诗词协会秘书长的胡喆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,后因机缘巧合,认识了胡潍伟……彼此间没有过多的言语,却慢慢处成了老朋友。这次应邀参加永康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大会,让我感到无限光荣。于是,我决定破除万难,暂停工作的“高速拥堵”,专程奔赴永康。

我所了解的永康,与横店毗邻,距杭州才200多公里,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。让我傲骄的是,“永康制造”居然遍布了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。我读过张泽宏老师的《行担外传》,对从小五金到大五金、继而成为工业强市的永康,丝毫没有陌生感。也许你们很难把永康五金和影视联系起来,但这些年,影视作为永康的第三产业,正在逐步崛起。目前,永康已经拥有了丹霞地貌的石鼓寮影视基地、“工业好莱坞”的永康拖拉机厂、以外景拍摄见长的西溪影视基地,也拍摄了很多优秀的作品,比如《大陈岛誓言》《一路百花开》《蓝色生死恋》《解放·终局营救》等。我有幸参与一些作品的影评写作,并在《大陈岛誓言》的影评大赛中取得了二等奖。这些,足以让我把永康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。

诚然,地域的故乡安放身体,精神的故乡安放灵魂。我自认为是幸运儿,能成为永康影评圈的一份子,能够参与永康影视的发展,把永康变成自己精神的故乡。

从南京到永康,520公里,“520”的寓意让我对永康充满了亲近感。这种亲近感倒不是纯粹由写作建立起来的情谊,而是彼此素未谋面却相聊甚欢的默契,抑或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宿命。在前往永康的高铁上,我靠窗而坐,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,距离在一米一米地拉近。我一边忙着处理工作,一边渴盼着相见时刻。这些年,我走南闯北,却从未有过片刻的踟躅,但在列车到达站台时,我明显感到了“近乡情更怯”般的思绪在血管里游走。

胡潍伟把相聚的地点安排在蓝山咖啡馆,一个浪漫而轻松的会客场所。见面的场景也出乎我的意料,影视办的老师们都很热情,好像我不是第一次到永康,而是回家省亲的妹妹。我们天南地北地聊着,彼此脸上都写满了相聚的欢乐。最让我惊喜的是,胡潍伟竟然为了我的到来,专门写了律诗和楹联:“日行千里友朋来,一席欢颜逐宴开。评缘缘牵永康赋,敲词词话应天梅。邀迎滴露知凝滞,道别流光识莫催。但得两情同地久,五金城接雨花台。”上联 芳香可聆听;下联 至美在芯中。”在来的路上,胡潍伟给我出了题,要让我写一首诗或填一首词。本打算胸有成竹的我,在读完胡潍伟的大作后,便再也不敢提诗词二字了,只答了一句“胡主席,我准备用余生的影评写作来破您的题!”听得大家捧腹大笑。在大家的笑声中,我有一种别样的感动,就像秋日桂花盛放,就算屏住呼吸,还是抵挡不住那股甜糯。

下午的影视产业发展大会开得很成功。这让我对永康的影视产业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,也更激发了我作为一名专业影评员的责任与担当。记得在8月份的时候,我就针对永康影视业发展提出一些设想,现在看来,虽然有些稚嫩,但也表明了我的一片赤诚。两年来的影评之路,是我的成长之路,也是永康影视发展之路,幸甚至哉!在永康市委、市政府的正

确带领下,在胡潍伟的挥斥方遒、运筹帷幄之下,永康影视走出了一片广袤的新天地。

散会之后,在永康的影评员胡美霞、朱惠英、黄长征和胡喆受胡潍伟吩咐,陪着我逛了西津桥。由于时间的匆忙,我来不及细细品读它的历史,仓促成行,但我欢喜一切古色古香的味道。西津桥上果真清风徐徐,每踏出一步,都会听到鞋底与木质桥面摩擦而产生的咯吱声,它们有魔力啊,犹如梵音般摒除了我心头驻留已久的尘世烦扰。此刻的古朴,犹如山中的溪涧,在我血管里穿流。大家随意地聊着,我听出他们谈话间流露出作为一名永康人的骄傲与自豪,那种与生俱来的、刻在血脉的自信,令人羡慕。

逛了西津桥,自然还要品尝永康的名小吃。他们向我推荐了肉麦饼。一家很不起眼的小店,熙熙攘攘的人群,看不出什么特别。黄长征告诉我说,这家店在永康不打广告,靠口碑相传,做了几十年的生意,味道最正宗。我很是诧异,在网络飞速发展的时代,居然仅靠口碑相传,竟能生存如此长久,若没些过人之处,怕是早被历史的洪流给淹没了?我仔细瞅了瞅肉麦饼,样子还真其貌不扬,圆形的小饼,皮黄带软,饼体饱满,咬一口,汤汁就顺着皮面流了出来,肉馅儿特别有嚼劲,渗着一种他乡的味道。胡美霞告诉我说,她妹妹在外地,心心念念肉麦饼,经常让她寄一些去。我想,这就是乡愁吧!把思乡之情寄托在食物之上,满足味蕾的同时,也全解了思乡之苦。

都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,相聚总是短暂,在永康驻留了六个小时之后,我便踏上归程的高铁。离别时分,我竟有些不舍,所幸永康到南京的距离并不是什么天南地北那般遥远,短暂的时间却织结了友谊的绵长,让我无比动容。当我们挥手告别时,我望了望染红半边天的霞光,是那般的好看、迷人!心下断言“不虚此行!”

古人云:“读万卷书,不如行万里路!”一日上千公里的行程,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影评创作的梦想,梦想所及,必能迎风绽放。我想,我不会停下追梦的脚步,期待再次相逢!